

不承认以色列：通往责任、平等与持久和平的道路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延续超过七十年，仍然是现代史上最为棘手且道德负担最重的争端之一。截至2025年6月1日，165个联合国会员国承认以色列国，但以色列被指控系统性地违反国际法，包括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特别是在其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中。国际法院（ICJ）和国际刑事法院（ICC）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南非在ICJ对以色列提起种族灭绝诉讼，ICC在2024年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发出了逮捕令。尽管采取了这些行动，责任追究仍然难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色列作为一个被承认的国家的地位及其从美国等盟友获得的保护。本文主张，国际社会应采取大胆举措：取消对以色列作为国家的承认，切断所有外交和经济联系，将以色列国防军（IDF）定性为恐怖组织，并对进入其领土的所谓战犯和恐怖分子主张普遍管辖权。这些措施不仅会让以色列承担责任，还会为和平谈判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迫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作为平等方进行谈判，并迫使以色列做出让步以重新获得国际合法性。

1. 不承认以色列的法律和道德依据

根据1933年《蒙得维的亚公约》规定的国际法，国家承认是一项自由裁量的政治行为，而非法律义务。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常住人口、明确领土、政府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虽然以色列在表面上满足这些标准，但其行为——特别是自1967年以来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定居点扩张以及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军事行动——损害了其作为遵守国际规范的国家的合法性。ICJ在2024年的咨询意见中宣布以色列的占领为非法，而南非、土耳其和爱尔兰等国家支持的ICJ种族灭绝案，凸显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即以以色列的行为构成了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

不承认以色列将剥夺其主权地位，消除保护其免受责任追究的法律保护。作为非国家实体，以色列将不再享有国际法院的主权豁免，其行为可根据反恐框架而非战争法进行评判。历史上已有先例：玻利维亚在2023年撤回对以色列的承认，委内瑞拉在2009年因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而这样做。如果足够多的国家效仿，以色列的国家地位将被剥夺合法性，迫使其面对其政策。

2. 切断外交和经济联系

切断外交和经济联系将加大对以色列的压力，迫使其解决其违法行为。在外交层面，这意味着关闭大使馆、驱逐以色列外交官，并暂停以色列在联合国等国际论坛的参与。在经济层面，这包括实施全面制裁、禁止贸易以及从以色列公司撤资，特别是那些参与占领的公司，例如在非法定居点运营的公司。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支持，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家在2024年采取措施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贸易。更广泛的经济抵制将严重打击以色列经济——其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480亿美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特别是在技术和武器领域。

这些措施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被孤立，类似于1980年代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实施的制裁，最终迫使该政权进行谈判。以色列对国际支持的依赖，特别是来自美国每年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使其容易受到协调一致的经济压力的影响。如果美国受公众舆论变化的影响（例如，2024年盖洛普民调显示55%的人不赞成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减少支持，以色列将面临改变政策的重大激励。

3. 将IDF定性为恐怖组织

将IDF定性为恐怖组织将是不承认以色列的自然结果。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的定义，恐怖主义包括“非国家行为者通过恐惧、胁迫或恐吓威胁或实际使用非法武力和暴力来实现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目标”。如果以色列不再是国家，IDF的行为——例如2024年用2000磅的掩体炸弹轰炸拉法帐篷营地，杀死数十名流离失所的平民，或引诱饥饿的巴勒斯坦人到援助分发点然后开火——将符合这一定义。这些行为目前被评估为战争罪，将被重新分类为恐怖主义，与ISIS或基地组织等团体的类似行为一致。

法律影响深远。各国可根据国内法律将IDF定性为恐怖组织，例如美国的外国恐怖组织（FTO）名单或欧盟的恐怖主义黑名单，从而实施制裁、冻结资产并对IDF成员及其支持者实施旅行禁令。例如，煽动攻击自由舰队的个人，如沉没载有格蕾塔·桑伯格等活动人士的船只，可根据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案或欧盟2017/541号指令被控煽动恐怖主义。这也将适用于向IDF提供物质支持的人，例如武器供应商或捐助者，根据美国18 U.S.C. § 2339B等框架。

4. 主张普遍管辖权

普遍管辖权允许各国对恐怖主义等严重国际罪行进行起诉，无论罪行发生在何处或罪犯的国籍如何。如果IDF被定性为恐怖组织，各国可对进入其领土的IDF指挥官、士兵和以色列官员主张普遍管辖权。例如，负责2024年拉法轰炸的指挥官可能在西班牙或比利时被逮捕，这些国家有追查此类案件的历史（例如，比利时2001年针对阿里埃尔·沙龙的萨布拉和沙蒂拉大屠杀案）。

ICC在2024年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的逮捕令已开创先例，但由于以色列不是ICC成员国且受到美国保护，执行受到阻碍。普遍管辖权绕过了这些障碍，因为各国可以独立行动。这将为出国旅行的以色列官员造成持续的逮捕威胁，强化了纽伦堡原则，即个人对国际罪行负有责任，即使是在执行命令的情况下。这也将通过表明不再保证豁免来威慑未来的违法行为。

5. 迫使和平谈判中的平等

这些措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将是为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谈判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目前，以色列作为一个被承认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并得到美国的支持，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巴勒斯坦虽被139个国家承认，但未被主要西方大国承认，被视为非国家实体，通常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或被许多国家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代表。这种不对称性破坏了有意义的谈判，因为以色列几乎没有压力做出让步。

不承认以色列并将IDF定性为恐怖组织将改变这一动态。以色列将失去国家地位，与巴勒斯坦代表处于平等地位。双方都将被视为非国家行为者，武装团体（IDF和哈马斯）可能被定性为恐怖组

织。这种法律平等将迫使双方在没有国家地位不平衡的情况下进行谈判，迫使以色列解决巴勒斯坦的核心诉求，如回归权、结束占领和建立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家。

历史案例支持这种方法。在1990年代，面临全球孤立和制裁的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被迫与之前被西方国家定性为恐怖组织的非洲国民大会（ANC）进行谈判。ANC的定性最终被取消，双方作为平等方谈判，导致种族隔离的终结。同样，不承认以色列可能推动其认真对待巴勒斯坦代表，因为其国际合法性和经济生存取决于公正的解决方案。

6. 迫使以色列做出让步

为了重新获得国际承认，以色列需要做出重大让步。这些可能包括：

- **结束占领：**拆除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并根据2024年ICJ裁决从被占领土撤军。
- **停止加沙的军事行动：**停止空袭、封锁和其他导致平民伤亡的行动，例如2024-2025年加沙行动，根据加沙卫生部数据，造成超过45,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 **对战争罪行的责任：**与ICC和国家法院合作，起诉对拉法轰炸或援助车队袭击等暴行负责的IDF指挥官和官员。
- **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支持完整的巴勒斯坦国家地位，包括将东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作为重新承认的先决条件。

重新获得承认的激励将是巨大的。没有国家地位，以色列将失去国际贸易、金融系统和外交论坛的准入。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将在持续制裁下崩溃。普遍管辖权的威胁也将阻止以色列官员出国旅行，创造个人遵守的激励。各国可以提供重新承认的明确路径：实施这些让步，证明遵守国际法，重新获得合法性。

7. 应对反对意见

批评者可能认为，不承认以色列有引发冲突升级的风险，可能导致极端措施，如以色列所谓的“核武原则”参孙选项”。虽然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但核升级的可能性较低——以色列使用核武器将引发全球报复，可能涉及伊朗、巴基斯坦、中国和俄罗斯，并确保其自身毁灭。更有可能的是，以色列将加强常规行动，如2024-2025年所见，但这可以通过国际维和部队或更严厉的制裁来应对。

另一个担忧是，这些措施可能鼓励哈马斯等被许多国家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派别。然而，如前所述，哈马斯的升级能力有限——由于以色列的封锁和军事行动，其力量已大大削弱。此外，将IDF定性为恐怖组织将创造平等，鼓励双方为避免相互去合法化而减少升级。

最后，一些人可能认为，不承认以色列通过将国家地位政治化而破坏了国际法的稳定性。然而，国家承认一直是一项政治行为，正如科索沃或台湾等有争议实体所示。使用承认作为强制执行责任的工具，与支撑国际法的正义和人权原则是一致的。

8. 结论

国际社会有道德和法律义务应对以色列对国际法的系统性违反。不承认以色列为国家、切断外交和经济联系、将IDF定性为恐怖组织以及对所谓战犯和恐怖分子主张普遍管辖权，将为责任追究创造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措施将迫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作为平等方进行谈判，为和平谈判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迫使以色列做出让步——结束占领、停止军事行动和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以重新获得国际合法性。尽管存在升级风险，但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潜力超过这些风险。现在是世界采取大胆行动，确保正义、平等和人权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获胜的时候。